



武溪集卷第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駕部詩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曾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寶珪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宋太博左川雜撰序

宋職方憂餘集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羅浮籍在洞天之七而岫穴北通金壇蓋蓬萊之一洲神仙之聚窟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已彼嵩少終南中條太華枕平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

爭咀嚙含嗽以買名聲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者孰肯於名外擒爲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於咸平中領郡來此師其厲而遊焉雉川煉藥之區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詠共成四章觀夫大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遠迹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托言寄意安於適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閑曠哉博羅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塵蠹恐湮沒而不紀遂買石而移之以求其傳某躡屐來遊會其鑿刻因書歲月于右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得明良賡載書
予帝典及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亶父
艱難之業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為
聲詩薦于郊廟被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沒而
王迹衰幽厲作而風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
蓋所以接神明察風俗道和暢洩憤怒不獨諷詠而
已迨夫五言之興時更漢魏而作者衆矣大抵哀樂
之所感情性之所發雖丹素相攻華實異好其有樂
高古縱步驟局聲病拘偶儷為體不同同歸比興前

哲論之詳矣某屏居嶺服北來交問殆絕和叔繼以
三編見寄自華原通守至廬陵典城七八年閱凡得
千首觀其勵精篇翰託情諷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
一事一物亡虛聞覽其間藩輔大臣之美績道義良
朋之榮問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
宣無憤不寫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固當遠敵曹
劉高揖顏謝兼沈宋之新律跨李杜之老詞其他靡
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取譬引類發於膏臆不從經
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飭材手習規矩
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於詩其深矣乎世謂

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扶造化之幽蘊寫懷辛之景象
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必詣也
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入
御史府屬莫徯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遇讒失職守
景陵再謫倅漢陰數年徙沔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
其繇歷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草隴雲江月淒切羈孤無
不經涉其為窮亦久矣今天子憂勤求治四海無波
羗戎佞順祥應臻集既已脩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升
中岱宗告成天地而寤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當於
此時扈從法駕褒袞具帝功紀朱草赤鴈之瑞賦我將
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摭存

古之賢士大夫尚冲退而輕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
敦止足遠奔競激貪冒勵風俗也隴西李氏奕世清
德其守廬陵者今致政駕部嘗以詩序一編見寄乃
朝賢贈行之為也首則先正尚書以蓬丘佐著辭祭
就養次則令元貳卿以霜臺獨坐避權請却未則傳
政駕曹以春官屬僚解組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
掛冠勇退故三朝夙德二府名臣臺閣清賢措紳儒

望率用揄揚高趣詞詠素風或詩或序其美行色
又其豫章所居構閣東湖之浹不雜囂滓有雲泉之
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而
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摠序錄之以為子孫
之藏適會某負謗去官不克從命越十稔矣今茲駕
部文泊令子比部司門二君悉以書見貽復叙前意
且司門之書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一石今欲合而
傳之且予兄弟執先妣之喪已終矣兄當備俛還臺
定乞便官奉養日夕侍立未嘗不議及此况老友十
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文不可靳也某伏自惟

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昭故翰林宋公白故宮保
晁公迥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晏公殊皆有
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鄙拙乃益其重耶幸
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勤如是雖久廢筆硯敢怠於詞
哉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龜龍表紫者多矣至於
習守退靜脫去榮利並踵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哉
故直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一首
列之于石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

一十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還擄邕州王師數萬討之明年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邊凡民之供役運糧餉完城壘未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詔以田曹副郎蘇君夢得充廣南西略轉運使轉運職緩於期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歛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資叙進擬數人上懲其苛細並却之及見夢得姓名遽可其奏夢得正直自守上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錄見徙乃知吾君之愛撫遠民不獨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弼諧元老叙朝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詠賓客王公當世首儒雅

圖包公在朝清德殿丞王君後來文傑並譽其作以寵斯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諸公新什爲示故直叙所聞以刊于后

曾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號爲雄傑僕常患靈均負才矜已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恚怒不能自裕其意取譏通人才雖美而趣不足尚又欲著於言議而莫由也今茲得罪去朝守土濱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挈舟見顧間日共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詠前賢遺懿當與代絕境未

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時之用捨累其心真吾所尚哉遂題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褌衲日撤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宴見而款談者固少矣來以誠接去以言贈又加鮮焉名高方外無忝迥譽僅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遊方而歸主盟禪席得之徵麓珪師焉昔遊雲水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逾十稔矣一口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今之名賢因其言旋繼成雅詠師皆摸其墨跡勒之翠琰鸞鵲交翥金石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迥譽者

也窺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跣請進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于庠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為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爻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貴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

而猶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聖人之經字有未
 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
 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意與已合遂採
 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于經注之下辯墜簡之所
 缺啓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觀其自叙詳矣
 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為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
 進自儒林文苑派分已來搢紳之士視經猶蓬廬
 耳貫之學必稽古言必貫道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
 副名實皇祐五年歲在荒落補注既成聞于旒宸俄
 須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變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

奏而副書為一迺周而研之嘗觀劉氏鈎隱圖言宓
 氏因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
 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謂宓犧稽象於天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奚獨取
 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於尼
 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藏
 室流之學宮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歎其言近旨遠
 故題而序之

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沉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

移刺瓊管途繇曲江因出文藁四編示其一曰劔池
編次曰龜城集次曰允川雜撰次曰永平錄皆一官
所成之集也且曰劔池永平二集今特制宗人子京
登大理丞王君子元各爲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允川
一篇爲累吾執其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
年矣宦途蹉跎連蹇江嶺之間雖復膝口費詞揄揚
褒歎不爲當時所信奚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
之以六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
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
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

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才成績或以
民政效懷或因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
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史以究當世利害
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
於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
錢一議忤於守臣而檢人協心卒成讒毀可慎也
大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論書策以舒憤乘聖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
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素
蘊繫乎逢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為範言之後世以為稽詞章之作寄謀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莅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為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為君之集序其言文之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箬下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為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由江守移倅廣西漕車明年蠻事平息得還郡治劇吹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

集命曰憂餘集序於某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祓餘事亂哀思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遠墳墓去几筵驅馳疆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及齋文清詞而已後世之措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鱗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且夕候潮之進

襄公學術

純正具見

蘇篇

近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
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
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
從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
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此日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
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
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
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
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

三刻。有奇。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
絕。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
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水日不盡。非謂近於
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書
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
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
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
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
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

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京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通州海門縣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而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望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迺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某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

為問門前客
今朝幾个來
炎涼賤慙古
今一軟

此詩無宋詩
之氣習

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
識遠雖嘗辱檄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二
逾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
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仕
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
不去史氏以為羨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豈
少哉迺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
我之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
黍主人門巷正張羅山樵暗紅塵小鎮路梅黃細
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炎涼之間雖賢者不能無動于中于安
道此文見之

安道于詩不甚工其文簡質明暢似在
尹師魯之右 韶石舟次記

武溪集卷第四

工部尚書文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
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襄公著論篇
醇心精確可
以為法

姚璿論

三統論

禘郊論

堯舜非謚論

○ ○ ○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後之學者固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粵自邃古聖人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

堯舜非謚理

所同狀襄公

著論愈覺賜

快

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攻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觀興廢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堯帝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顓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

文似尔雅

一語足決千古之疑
尤之解頤

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解王。嗜音。醉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復諫者。有之。部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鏗在下。曰虞舜。當群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賔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及。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

原不可曉得此
論亦可釋疑

縛禮。烏有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為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為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恢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誅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王之撫運紹炎。

漢武不世之
也表章六經
功大矣。雖持論
各有兩見。何能

一往抹倒

明永樂之改成
祖嘉靖之祚世
宗尤可議耳

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勲立而民疲
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樂大之寵崇而吏煩
於祀祀矣悅韓嫣之伎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
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矣園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
大槩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爲靈
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虧周公之法敗三王之
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遽抵
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
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
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姬

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暨乎漢室高帝以英武
特起繼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
刑罰弭兵革服節儉而囹圄空虛寓內太平廟稱太
宗斯文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
謚固亦幸矣尊之爲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
才遠略高出百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
奴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
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
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秦
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儉可勝道哉末

年下哀痛之詔進筦摧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

二論以秦之兵歸
切得賢秦之已歸
獄李斯其說甚正
文心同淨伯後亦
秦太虛進論不
柳穰軍之悔恐

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勲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噐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

此一反證尤妙

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脩穆公之

德寤寐賢者。列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葉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疏釋璣。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為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齊民。四

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為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鷺。有起剪括。鷺握其兵。穰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如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為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為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盧弁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耨鋤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

亡秦在此

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燔弃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內戮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淫國紀隳矣紀綱既隳西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徽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藝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

扶蘇不監
恬軍則秦不
亡此是確論

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刻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拔胡亥小人在位兵猶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屋赅赅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虜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
末。賊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
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
泄之。使其橫流不已。彌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
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
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
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
弱。呂后殺二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
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堯
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

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
者。用辟疆。率爾之辯。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
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
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弄浞之材。則漢之社
稷。幾為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
乎。厥後魏其侯。以竇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
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為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
為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
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懣。而宣於言也。衛青霍
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

結上起下筋
節在此

上官桀父子霍盪之謀。幾傾漢室。皆帷廡之親也。許
史丁傳之家。印壘壘。綬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秉鈞軸。
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彌漫於景武宣
元之際乎。漢之鼎。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
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賊害皇子。王
氏五將世權。外擅國命。故奔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
肆其姦險。以取名器。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絕。張禹
師舟之輩。誚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
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
隄防而極於昏執乎。西浩天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驅赤眉。應四七
之生。賞謀臣。疇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為胙土錫壤。不
侈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胄嗣。因謂高祖創漢基。
刻秦制。封宗子。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
足以張其威權。賦足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
菹醢。絳世史學。用不權論。咸曰高帝之賞也。地廣力
疆。所以速叛。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寧。於是
謂高祖之策為非。而光武之謀為得。愚雖不敏。嘗謂
不然。何則。賞元勳。誅大憝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患者。

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國，蚕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返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爲敵。當此之時，叛王驕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陔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乃可滅。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陳餘於項氏無纖芥之勞，環封三縣，尚怨項籍。况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隣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豈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吳、鄧輩強邑數四而已邪？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剪除凶醜，以順制逆，以仁逆亂。因思漢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馭臣之與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公革。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酬其勲。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首領，不陷刑戮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曰：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爲天下法，動爲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

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
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
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
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御雲寶異
之應豈古史闕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爲史之
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
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敷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
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
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卒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

幽王以文色亡夫是者雖無妖祥可不謂昏且亂乎

春秋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
在上妖不爲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鳴鳳鳳皇平
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爲美矣仲尼筆削春秋
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彗生鵠飛之變者非廣乎異
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
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
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洧水不由德至斥而弗叙若是
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推輪
恠謀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

畧棄矣其定制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效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恠惑天下之耳目。扒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任陽春怒如雷霆子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議秉鈞之臣訂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疇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

史官所繫之重
如此則亦不獨
清華之選矣

跡便踈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
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
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
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
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
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
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
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
曰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
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文出入則是用

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
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
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
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
諛孰諱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
則史官失職莫甚如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
守藏不如高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
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
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
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

安道文章承
晚唐纖碎割
裂之後獨有
經術之氣於
諸論可見

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
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
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疇雖知注
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
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
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三王
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
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

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
以爲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
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
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文質
亦異三皇正曆歲唯攝提古之爲君因民而治故唐
虞已上無變易逮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
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漸
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
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
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

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浸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垂法。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

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曆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夏。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曆而符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觀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

一折甚透

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可行於帝王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孔穎達之徒。復引為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啟後學之鈐鍵。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

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宜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木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魯蓋姓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大微五帝。遞王

鄭玄為馬融高
是孔融亦師事
之乃逾千年
心始訂其注禮
之訛可謂千年
一炬

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則祭以尊之故以
感生之帝祭於園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
釋經義太微亦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
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
則郊與園丘俱是祭夫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
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
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
為園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
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
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

五帝若謂太微五帝即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
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
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空蒼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
帝之屬耶則又非所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
上帝張懸案設皇四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
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手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
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
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為明禮而於禘
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

即云祭昊天上帝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社
注左傳禘郊配靈威仰等商頌又禘郊為祭天百尾
紛拏自相矛盾孰為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四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

少師謚襄公余靖

記上

尚書左僕射思贍

大宋平蠻碑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同遊泐溪石室記

湧泉亭記

韶州貢水館記

大宋平蠻碑

大宋平蠻京觀誌

海州社稷壇記

韶亭記

韶州新脩望京誌

韶州新脩州衙記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二
十一年天宇之內海渚之外旣喪卉服罔不率俾粵
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郭賊霍衣冠驅虜稚
艾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倏然寇至吏
民棄走因得焚蕩剽鈔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
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
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
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蔣階張忠素號驍將相
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逼連賀毀
昭寶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

公青以爲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
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聽之
遂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
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
舊鎮騎兵荆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
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
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
斬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后人知賞罰矣兵將
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已未引師至邕城一舍賊悉其
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

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撫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于道路僞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過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其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擾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召之亦兼機軸之重出剪狂蠻無噍類矣賊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庸也

父爲交趾所戮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藪博恢以僭稱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各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曆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儂廷侯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有剪其羽翼而能飛剗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宵道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破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乃知名將攻取真自有體哉二月甲戌改乘轅其月丁亥至桂州詔徙護國軍節度復以樞密副使召仍曲赦嶺南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

崖石以書其勳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枉寇 起乎徼外 父戮于交 逃死獠界

招納亡命 浸淫邊害 邊臣罔上 習尚以懈

卒陷邕邕 乘流東邁 志圖全越 肆其蜂蠆

廣城言言 梯衝附焉 攻之五旬 掠民而焚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還據于邕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輔聖推忠 情存義烈 志嫉頑寇

請纓即路 仗節臨戎 英才遊集 猛將風從

賊之敢闕 實惟天誘 來迓于郊 奄喪群醜

當我摧鋒 易如拉朽 僭補偽署 叢然授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剗 雖欲自舉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以遁 六親不保 曰獻其俘

厥推邕邊 南國之紀 九洞襟帶 列城唇齒

險固一失 兵糧無時 庶民蚩蚩 鳥驚獸駭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網領重恢

師成廟筭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繫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犯邕管陷之乘江
流暴漲東陷九城遂至廣州廣人怯戰登陴自固賊

得駐兵傳戒攻之五旬雲梯土山極肆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途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負虜生口萬計牛畜資寶無筭所過焚蕩無餘楚越蕭然矣朝廷憂之君臣爲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授成筭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

人死于陣賊首濃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詔朝引兵入城俾供奉官賈榮就戰場斂賊尸而殮之爲塚于歸仁之南又遣郴縣尉區有鄰聚重傷還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蹂踐燔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爲一塚座之于城之北二月有詔卽其築爲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司邊

率職不虞

盜起其間

蠢爾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狡頑

窺茲無備

乘虛襲怠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失勁摧完

天下惻焉

帝命樞臣

握節屬韃 拯墜殺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所擊無堅
于嗟群醜 徂於常勝 敢當其前 驅彼犬羊
敵此熊羆 血膏干原 奔甲如山 遺骸巨野
百里腥羶 武攻外揚 仁心內憫 念及幽泉
有醜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齊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群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財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
貨郎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禦水禍湯

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
以柳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
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平一諸夏寵綏四海開寶興
國之際收復江閩因其故區作為泉布時移歲積地
產靡常比年已來治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
七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清臣宋公初經度山澤之
禁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校郡國產銅和市之數
惟韶為多而魯處嶺阨由江淮資本錢以酬其直實
為迥遠謂宜即韶置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歲用銅
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復市

銅幾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窮矣詔下其議於廣
東于時轉運使直太史傳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樂
公某協恭承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
高平宛出郭外乃相厥土墨則食焉凡棟宇之制管
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
錯水螿離局爲二並列關鑰互有隄防當其中局控
以廳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鈇錯之備用薪炭之
兼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爲大閱冶官
列署于闕之南群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甃
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

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
竹鐵石陶旌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連
山釘口十萬出自員陽餘悉辦于韶之境而民不知
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元年龍集己
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飭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
範鏤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樂以落之董
舊巧募新習勗怠勵惰綬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千
素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
百萬及樂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
羨銅二百萬以贍嶺北諸治苟非主計者通其神提

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剏模成効
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弃
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窮則公剽怒則
私鬪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紲則鷹摯而睦梁
急其衝勒則獸駭而踣齧故境壤雖狹而欲犴寇抄
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惠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
圖功賦事精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
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
敕賜名永通時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
歸其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
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著于祠令則
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
郡社稷舊壇貌在孤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草略素
亡壇壝高卑之式絕無畛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芻
牧弗禁慢神瀆禮闕莫甚焉范陽祖君擇之慶曆戊
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爲群神之在
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奠贄幣以脩萬民之
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美土改而築之去舊

正溪身老五
八
趾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數畝命以官田易之封土
爲壇陞降有陛襲今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
敞以門墻奉祠執事者齋有宮侍有次又閱章聖皇
帝所頒崇器制度之未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
具舉人祗交感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于
新壇以報神福民心熙熙覘盛儀而樂嘉應也於戲
擇之以通材遠識屈在外補觀其臨民賦政先於典
禮得古君子之風焉脩滯祀以求庇者得不愧乎督
役者胸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泐溪石室記

人之歧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
記焉地之蘊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
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韶之明年
江夏黃君子京始宰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
雖小地多勝槩泐溪石室宜為稱首元和中番禺從
事李文孺嘗誌其遊惜其景出溷暉之右而文不逮
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迂高車以辱臨
之願去道第蠟履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
郭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為大山其厚無極東亘高
阜積石所成澄溪下流入迹中斷揭溪即阜屬當大

窾外若敞扉中如華屋平有度筵之廣高逾結棟之
隆穹中四注屏舒玉削幽崖婉入如曲房小檻之容
斜窻與旁通有連甍瓦接廡之勢壓蒸雲積閉陰闢陽
冬漏暖麻夏冬淒氣天地炎涼所不能制固仙遊之
所宅豈樓之嘉致也既而徧覽幽趣度逢前軌洗塵
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亦一丘焉張中而人則有六祖
偃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慨恢之暇以奇
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為其域及窺陳迹則古之
賢哲寤處為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
又招攝尉唐赤崖上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鏡石

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一十五日記

韶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
之思滌蕩煩繼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拂雲以躋乎
杳冥近則築土飭材以寄乎觀望惟韶山去州治八
十里自元精胚胎陽結陰流不知鑪錘者誰獨秀茲
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韶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
名起於是矣國家丕冒海隅擇材綏遠殿省丞潘君
伯恭特膺詔選來守嶺阨鋤強構弱有意於言下車
暮年人用休息乃曰山為州鎮厥名尤著自秦開五

嶺迄今千載憑軾之使泛舟之賓大麓之下往還如
織不知觀矚之地以爲山榮豈守土者許近而畧遠
哉遂按郡謀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靈溪
即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佻來以圖授
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崇者推誠導慕衆所欽信嘗
於康衢構榭以壯州邦既勤基締將賁鬆牖太守曰
吾以敦朴化人無事於侈可去華就實移其用於茲
亭崇曰明使君之言非唯集事兼存爲政之體繇是
捨飾畫之浮費市梗梓之美材特奮築運斧斤者予
來而樂成矣越再出醜而亭就則茲山具美纖芥無

西院者如闕闕者如庑平者如臺呀者如谷向者如
門有者如迤人立鳥跂霞明霧暗碧玉千仞青螺萬
壑殊形詭制紛不可名驅鬼投物巧不能備信塵外
之絕區也既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構而能盡山之
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嶠南溪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絕境多在遠郊徙州
治以跨二江百餘載矣亭榭池館面高臨深前創後
續不逾雉堞耳目所詣不爲難能尚書外郎杜君挺
之之爲守也獄無冤私賦役以時事舉條領民用休

寤音銜深也
換音談憂也

息近郭勝槩亡不周覽梁濟貞水越一長亭得湧泉
焉始其出喧囂入杳靄層巒曲澗嵐碧相照澗極崖
平泉源在焉橫崗屈盤隱若伏獸疏窪爲沼泉出石
壩大若濤湧細如鼎沸久旱不竭經冬常滿南方瘴
暑酷如焮林暫息泉上寒悚毛骨挺之乘閑一來吟
酌未日自非嘉賓無預茲賞傍有精廬因泉得名於
是知事僧謀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盖有道焉
習氏之名千載若存盖有遇焉今太守適意水石而
露坐泉傍雖曠淡自適豈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
林構亭泉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翼以堂室備賓遊之

憇外官砥礪爲民事之觀挺之暇則造焉以滌煩慮
既罷却歸闕且半歲某與後太守潘伯恭南康倅李
仲求共陟泉亭一飯一啜不同於俗昔當時乃書名
屋壁以誌其遊後一月又書亭之始以寓仲求請模
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阨雜產五金四方之民聚
而遊手牒訴紛拏稱倍他郡挺之以誠應物庭無留
事自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爲政自有體也斯遊斯景
書之其無愧挺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慶曆七
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漢伏波將軍
已有武溪深
行豈宗利本
改耶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楚為邊邑在越為交衢
治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古名虎溪唐境歷騎田大庭
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
其擇守於等夷閱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
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
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駟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
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真水不視溪山巧
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
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
刺船滄海餽餉數十萬石俗固繇力而薄產矣又

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
集賢張公益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
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
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
溪浮航之道帶遶闔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
阡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
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
父蔽而有待乎乃命畚頽土完缺甃飭美材籍士伍
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
瘠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復

岫周遭萬形煙顏兩態遂近異色溪流浼浼逗碧河
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絕其命
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
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塞車帷者能
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闐之門除道梁川而
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曰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
舜祠在望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
與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眇物休
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為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
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豈徒然

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為使其所
以輔官成而尊主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

真水出大庾嶺字本從水從貞今輒以音祀廟諱故改為真南與武水合

二水回曲而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蕭韶於群石

之右故名其山曰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

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離水者由桂州出豫章

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

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

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里
為馬上之役餘皆高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里
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也
割韶之壤置英雄二州壤雖減而道如故歟於嶺外為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
潯江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入兩
潤霜嚴施之有宜補墜起廢理無遺具先是郡有二
館一臨武水曰清輝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真水
之要津則皆亭以居艤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
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王命宣民風乘舳艫由具水

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餽牽積饋雖厚不得盤桓上舍
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為缺哉然由是擇境於勝
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徒民不知役而功
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兩廡
以翼下門宿息并樹具焉前構飛閣命曰仁智樂山
水之趣也煙齊遠水風生白蘋欄檻千家松蘿四望
真仁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瘼之
外又能樂山水之嘉不獨飭厨傳以異上賓蓋將使
仁智者同此樂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癸帝四月日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
將耽耽自素人罷侯漢沁魏龍不郡有守州有牧頒條
詔專生殺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脩職真
於天子在千里外則遠促其期再暮而易者故州民
視刺史如路人刺史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肯療
矧肯完葺靡宇耶韶在番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
里而遙故爲遠官去留之心不固又可知矣皇上帝
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守其土下車之
始綱目咸振束黠吏以繩墨制強宗以斧斤威聲一
馳境內知禁然後險者傾瘡者平痼者愈厥鬼者醒仆

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
首於是中詔得比內諸侯滿三歲後所請也政成事
簡地居衝要築室卑陋人何所瞻不欲視廨舍如前
人之視民病也繇是因基構程用度壯棟梁麗榱桷
山有羨材不賦於民官有繕工不興其役煥諸侯之
采章謹列郡之儀式挈壺所以授朔樹戟所以示威
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辨訟夙興夜寐外皇中堂
各有攸處首徇公也兔穴防姦簡書山積虎符領兵
器甲犀利對峙二庫加以層樓謹曝涼也接賢序賓
容豆舉觴則有東西小廳地暖春早百卉先媚亭曰

探芳疏池醜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射侯之亭曰百
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暈飛
翼舒不僭不偏城隅一樓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
眉宇落成之日露襲竹柏味飴顆珠圓美可愛亭曰
甘露紀嘉瑞也至於胥史分聯廩儲供上風雨之庇
使葺之工既畢民吏趨走扶伏固諸礮石刻文以紀
成績星飛一介見辱嘉命謹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爲
交衢虞舜南巡奏樂於此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
曲江縣爲南海之望邑晉立東衡州居湖南之屬城
齊梁爲始興郡置內史以蒞之偽劉割據析其地建

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國軍事民
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畧名存實立擬於舜韶彼
則負矣胥齒江湘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霜露北均疫
癘南盡氣之和也霞駁萬拱雲蒸千礎暑之廣也合
是數羨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
丞領銀菟符暮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
郡之才之政爲萬乘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
記

東園堂
五十五
香齋

武溪集卷第五

